

熱情、率真的甲骨學大師——追憶許進雄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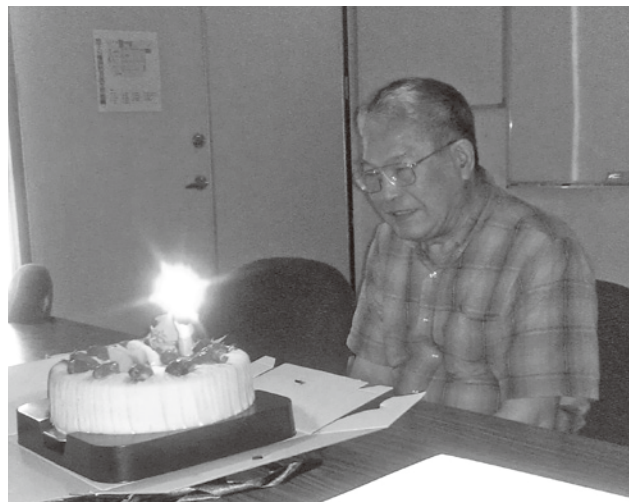
Remembering Professor James Chin-hsiung Hsu:
The Enthusiastic and Candid Master of Oracle Bone Studies

陳冠勳 (Chen Kuan Hsun) *

憶起 2012 年的秋天，已經回到加拿大的許老師突然來信，說他準備回臺定居，問我是否已經找了指導教授。回臺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加拿大的氣候太過乾燥，年逾古稀的他無法適應，一方面是耳聞我當初是因為他才報考世新博士班。¹當時的我，正因為指導教授的問題而感到徬徨無措，收到這封信讓我又驚又喜，連忙回信請老師指導，至此我懸心的問題終於完美解決，也能再續師生緣份。

其實我是從《簡明中國文字學》這本書開始認識老師的。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，準備從傳播科系跨領域考中文研究所，面對著從未接觸過的文字學，聽著補習班的講師照本宣科講著無聊的課，加上讀書會小組的同學說著文字學不好讀、古文字難以辨認云云，諸如此類的「恐嚇」，使得當時的我的確很不喜歡這門學科，只覺得它枯燥又乏味。某個下了課的午後，我在重慶南路的書店閒逛著，書架上陳列著一本《簡明中國文字學》，印象中是重要參考書目之一，於是順手買了回去。讀了後完全顛覆我對文字學的印象，書中對文字的創意說解，讓我可以輕鬆地將一般人視為有字天書的甲骨文字連結起來。對文字學理論的講解深入淺出，讓我不再將這門學科視為畏途。考上碩班之後，才開始跨校旁聽老師的課程，並正式簽下指導。

我覺得上許老師的課是種享受，老師上課幽默、風趣，且不拘泥於某種學科中，除了文字學外，上課中還可以學到考古、冶金、農業、器物、天文、喪葬、博物館學等等各種不同學門的知識。在課堂上，可以揣想著商人如何祭祀，是沉是卯？祭儀如何進行？也可以想像商人如何排兵佈陣，是攻打兗方、苦方還是召方？也許上一秒還是持著儀仗意氣風發的王，下一秒就為疾齒所苦而占卜。課堂上老師熱情的講授及同學們的歡聲笑



再次回臺定居的許老師，學生悄悄準備蛋糕，在課堂上給老師驚喜、為老師慶生。(2013.06.18 於世新大學)

*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1 2011 年筆者碩士畢業，那年許老師退休並決定回加，且未有回臺計畫，但筆者仍報考世新中文博班。

語，伴隨著我的想像，涓滴化作了學問進到我的腦袋中。我也很期待每次上完課或討論論文後的師生時光，足跡遍佈學校附近的店家。記得有一次討論完後，老師說要帶我去找「網友」吃飯，因為帶我參加就可以名正言順的作東。原來是老師當時正在撰寫「殷墟書卷」部落格，部落格中有許多老師對於古文字、出土文物的解說，因說明的內容豐富、圖文並茂，許多人看到後會在底下留言，老師也會一一的回覆留言，因而收穫許多的粉絲，對古文字有興趣的粉絲，老師還會免費贈書給對方，也有因此成為了現實中的朋友。此次就是如此，同行的還有臺大哲學系的楊風教授，一行人驅車開往「網友」所開的小吃店，餐後大家還一起去唱歌，聽老師唱著〈榕樹下〉，我在座位上一邊打著拍子、一邊感嘆這次十分神奇的體驗，許老師就是如此真性情的人。

我常炫耀我有個很「潮」的指導老師，他的學問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要很努力才能緊跟老師的腳步，唯在電玩這方面不會丟老師的臉，我們曾經是「海賊王」手遊的好友，但應不應該上線贈送好友點數，卻成為了

讓我兩難的矛盾問題。猶記某次課堂結束後，我們按慣例又與老師一起晚餐，席間老師在抱怨他的遊戲主機壞了，老師邊說，我立刻邊查找相關資訊，原來在光華商場還有店家賣相同的二手主機，但因店家營業時間等原因決定改天再去買，但又閒聊了幾分鐘後，老師就訕訕地說他還是想今天去，眾人都笑了，立刻迅速離開餐廳，由曾昱夫學長伉儷載著老師與我前往光華商場，買下他心心念念的遊戲主機後，才心滿意足的搭車回家。

老師雖常說他五十歲後不寫文章，但其實只是謙虛，晚年多將重心放在推廣、普及古文字學上，仍持續演講、出書、開設課程，在講課的過程中，只要有新的發現與想法，老師都會不吝與聽眾、學生分享，也會不斷修正自己的說法，不藏私、不固守己見，是我最佩服老師的地方。

雖然老師已經離開了，但留下了豐碩的學術資產以及偉大的人格，作為老師的學生，真的很幸運。



老師的學養豐富、功力深厚，上課時，若遇到漫漶不清的圖版或是需要說解的文字、文物，往往直接畫在黑板上，援筆立就，不需參考任何資料。（左：2010.05.11；右：2015.12.27 於世新大學）